

世界 科幻大师 丛书

主编：姚海军

日本哲理科幻代表作
从宇宙角度俯视人类自我



異星人

異星の人

[日] 田中光二 著 舒忆 杨剑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异星人

異星の人

[日] 田中光二 著 舒忆 杨剑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Iseinhito

By Tanaka Kouji

Copyright © 1999 by Tanaka Kouji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adokawa Haruki Corporati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Haruki Corporation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pe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8 by Science Fiction Worl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星人/[日]田中光二 著; 舒 忆 杨 剑 译.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12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978-7-5364-6570-1

I. 异… II. ①田… ②舒… ③杨…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7967号

图进字21-2008-113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异 星 人

著 者 [日]田中光二

译 者 舒 忆 杨 剑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 齐 明先林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7.625

字 数 150千

插 页 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8年12月成都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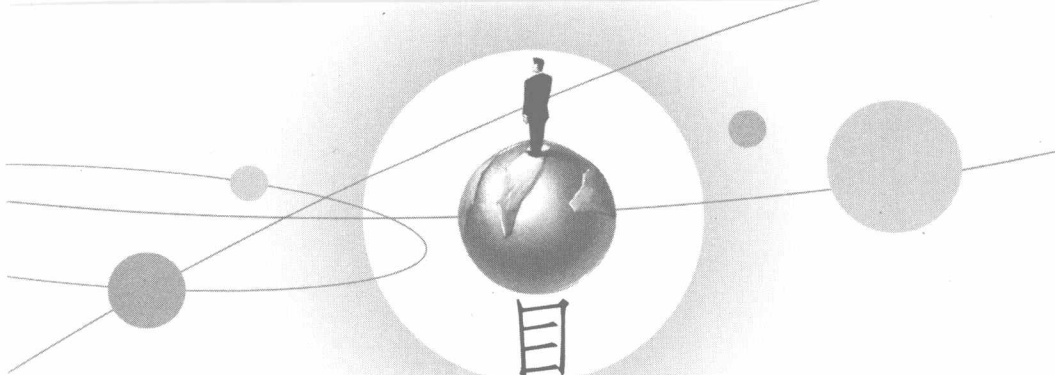
印 次 2008年12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1.00元

ISBN 978-7-5364-6570-1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龙之迹·····	1
第二章	愤怒的山谷·····	37
第三章	众神的白色宝座·····	72
第四章	大珊瑚礁的尽头·····	95
第五章	闯入者·····	125
第六章	绿色的山谷·····	156
第七章	翼之魂·····	183
外一章	在世界树之巅·····	211

第一章 龙之迹

1

我颓废地躺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家旅馆的床上。本想去楼下的酒吧喝上一杯,但却怎么也打不起精神。

感觉真的非常疲惫,我已经品味过了太多的荒废和死亡,多到让人想要呕吐。作为一个国际自由记者,虽然对那些血淋淋的现实有着旺盛的“食欲”,但也总归有个限度,如同肉体所能承受的极限一样。当肉体在无比酷热和充满沙尘的荒野中彷徨时,精神也会开始拒绝通过感官涌入的信息。

我受本国一家著名报纸的委托,前往非洲西北部调查目前那里大饥荒疯狂肆虐的情况。在把原稿和相关文件用航空邮件寄回去之后,我本来大可好好地放松一下,但自己实在是没有那份心情。虽说已多次在所谓的“修罗场”^①中闯荡,内心早就变得麻木不仁,但这次灾祸所造成的一幅幅景象却与以前多少有些不同。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画面彻底地将我打翻在地。饥饿和尸体——人类与自然都是一个样子——沿着沙漠广阔的边缘无休止地扩散着,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逃离这种腐蚀人心的景象。这种巨大的冲击甚至让我以为绿色已经完全从这个星球的地表消失了。我的心也被这股巨

①印度神话中阿修罗王与帝释天的战斗之场,后喻指血肉横飞、尸骨遍地的战场。



大的力量拉扯到极限,超过了能够治愈的临界点……

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我拿起话筒,接线员告诉我是东京打来的国际长途。又是那家刻薄的报社打来的。过了一会儿,话筒里传出了国际报道部干事那熟悉的声音。

他告诉我,报社已经收到了我提交的相关资料。在例行的寒暄之后,他的语气突然一转,我不禁调整了一下自己接电话的姿势——因为这是他在谈交易时常用的口吻。

“这次真是辛苦你了,不过还有件工作想要拜托你去做,怎么样?”他开口说道,“已经休息好了吧?那些浪漫的夜生活可是很能消除疲劳呢……哈哈……告诉你,这次你所要做的甚至可以说是斯坦利发现利文斯敦探险队^①这件事情的现代版本。

“最近,一支珍稀大型生物科学探险队多次深入乌干吉^②内陆的湖沼地带进行调查,这件事你应该也听说过吧?他们幕后的美国格林巴古财团可是把这事儿炒了个沸沸扬扬。本来他们的目标是寻找一种传说中的大型哺乳动物,可在调查的过程中他们发现,那种东西似乎会用一种特有的方法来伪装自己。也就是说,他们所调查的对象其实不是哺乳类,而是爬虫类——并且是某种完全未知的大家伙!”

“这不就是在说残存下来的恐龙吗?”我干笑着说道。

的确,在非洲大陆的深处,保留着很多暗示某些未知大型爬虫类生物存在的民间传说或目击记录。但是,一直没有任何像大规模

① 戴维·利文斯敦是苏格兰的一名医生兼传教士,曾在十九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多次前往非洲探险,为填补非洲地图的许多空白做出了卓越贡献。1866年,他在率队去考察尼罗河的源头时,因受困与外界失去联系达五年之久,直到美国《纽约先驱报》记者、探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在坦噶尼喀湖边找到他,他才又重新回到世人的视线里。

② 这是作者虚构的一个国家。后文中这个国家的民族也是虚构的,其首都班吉实际上是中非共和国的首都。



科学探险队反复调查后所得到的那种有说服力的证据。

数万公里之外传来的声音也神经质地笑了起来,好不容易才让自己保持住冷静。

“——不管怎么说,这次似乎并不是想开开大家的玩笑。光从他们带着的那种夸张的拆卸式组合兽栏也可以知道,他们确实打算生擒那个比大象还要巨大的家伙。但是,他们在到达内陆后却发生了不幸。”

“遇上内乱了啊。”我的语气显得略有些粗鲁,“乌干吉的部族纷争现在可是闹得火爆异常。国内已经分为了两股势力,互相敌对。他们应该是不小心留在由反政府武装控制的那个区域了吧?”

“正是如此,而且他们在内乱爆发三天后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但在此之前,他们传回的信息说计划成功了。他们似乎真找到了什么东西。格林巴古财团现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为了确保能救出他们而组织起了一支大型探险队。那可是个由政府军和白人佣兵组成的超强突击队。”

“无论多强都是没用的。”我冷淡地说道,“这次举起叛旗的部族可是有名的邦巴利族。这个拥有最浓厚非洲血统的部族不久前还以吃人而闻名于世。他们身上那层所谓文明的表皮,轻轻摸一下都会破掉。不过,其实我也想试着赌一把,看能不能做到那些救援队无法做到的事情。”

“是啊,”从文明都市传来的声音爽快地说道,“赌一把也不错啊!那样你就能亲自确认结果了,不是吗?救援队在三天后从首都班吉出发。我们已经通过乌干吉政府和财团拿到了同行的许可证。你最好马上乘飞机到班吉去。”

我不禁痛苦地叫了出来。自己又掉到陷阱里去了。对方可是完全掌握了引诱我上当的窍门。现在,沉淀在我体内的疲惫感不可思议地减轻了许多,不过它不可能完全消失。



我默默地思考着。自己体内有个声音在小声地嚷嚷着,那是由经验支撑的自信的声音:“接受吧。你也知道你只能用工作来驱除自己的疲劳吧?你终究还是一个不把自己浸泡在严酷现实中就过不下去的男人。”好吧,我想,既然是死亡和绝望的气息使自己患上了抑郁症,那么,充满危险和刺激的行动应该就能治好它吧。

“好吧,我接受了。”我回答道。

“就坐飞机去班吉吧。我对此也很感兴趣。我想要亲眼看看,探险队到底发现了什么东西。你多多保重啊!”

电话另一端的男人似乎心满意足地把身体陷入沙发里去了。



2

乌干吉南临乍得,北靠扎伊尔。这个小国均匀地分布着山地、热带雨林和半沙漠地带三种迥然不同的地形地貌。独立才三年不到,邦巴利族和鲁尔布族之间自殖民地时代便存在的矛盾便随着鲁尔布族的掌权爆发了。就像非洲大草原上干燥的野草一般,火花一闪,便形成了燎原之势。鲁尔布族奉行传统的亲欧主义,而支持邦巴利族的则是那些北方的新兴势力。这场争斗并不逊于这块大陆上发生的任何一场内乱。虽然战斗极其血腥残酷,但对他们而言,这就是他们的“圣战”。

首都班吉,是对该国南部的热带雨林进行开发后而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说到新兴非洲国家的“一点豪华”主义^①,班吉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十二点后,我在乌干吉政府外务局涉外科科长对面坐了下来。内罗毕那极不守时的航空邮件总算及时送达了这里,所以现在的我已经被他们视为自己人了。

科长是个仪表堂堂的黑人,他名叫庞德,操着一口地道的牛津英语:

“不管怎么说,我想先对你的勇气表示一下敬意。谁都知道这可不是什么浪漫之旅。坦率地说,敌人正在延伸他们的战线。国家

^①将豪华集中于一点来进行体现的思想。非洲国家常将首都建造得非常豪华,而国家的其他地区则大都非常贫困落后。



北部已经完全处于无序状态。要知道,你们所要去的地方是连我们的援助——不,是任何方面的援助都无法到达的地方。”

“这个我明白,”我冷静地说道,“但危险就是我的职业呀。”

“原本不应该允许那支探险队去的。”他的声音听上去似乎有些痛苦,“如果那样的话,也就没必要派遣救援队了。”他非常优雅地耸了下肩膀,“压力啊。虽然我们已经摆脱了殖民统治,但随即就被新的力量所支配——那股被称作‘经济援助’的压力。你也很清楚吧?‘那个国家’在想要行使自己意志的时候,无论多么恶毒的招数都能使出来。”

我沉默地点了点头。事到如今,根本没有必要去确认某个自喻为“世界警察”的国家那种孩子气的举动了。

连门也没敲,一个身着野战服的彪形大汉就走了进来。他的皮肤通红,面容如剃刀般光亮,还拥有一双如少年般明亮的眼睛。

“介绍一下。”庞德科长说道,“约克上尉,救援队的指挥官。他可是自刚果动乱以来身经百战的勇士呀。”他的语气里似乎带有点讽刺的味道。

上尉倒完全没有介意他的话,径自用他那温暖的大手使劲握了握我的手。这应该就是那个恶名远扬的白人佣兵部队的首领吧,但我却迅速地对他产生了好感。

“您就是那个不要命的作家先生吧?”上尉用他那种下惯命令的明快口吻说道,“这可是一段漫长之旅,我们还是有必要相互先进行一些了解。等会儿我会把我的副官介绍给你。酒吧也就是为了男人们的这种需要才存在的。我想尽早出发,你觉得怎样?”

“没问题。我也很喜欢闪击战。”我轻松地回答道。

在班吉的一条繁华街道旁,耸立着赫尔曼饭店。不用说,它肯定受美国酒店联盟的管辖。半小时后,我们一行都围坐在了酒店底

楼酒吧里的一张桌子旁边：我、约克上尉、担任他副官的政府军勃玛中尉。

这个四周挂满兽头装饰、充溢着狩猎俱乐部氛围的酒吧里空空荡荡。在观光客对乌干吉敬而远之的现在，这看上去倒也没什么奇怪的。应该没人想重演白人们在利奥波德维尔^①所经历的惨剧吧。

约克上尉始终都豁达地与我们进行着谈话——淡淡地对攻击方式进行说明，就像是在讨论游戏的战略一般。听他的话，找到格林巴古探险队似乎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在以战斗为职业的他看来，无论多么困难的任务可能都只是有趣的研究对象。他真可谓生不逢时，如果他和T·E·劳伦斯^②生于同一个时代的话，那肯定会十分幸福。

而勃玛与约克正相反。他刚从欧洲留学回来不久，那腔英国口音和绅士举止表明他是这个国家的上流人物，那股青年理想家的热情也让人充分体会到了他与别人的差异。

真是太过仓促的组合呀。我不由得暗自担心起来。这两个人的差别太大。对于突击队这种需要紧密配合的团队来说，指挥者内部的矛盾将会导致极其致命的危险。

“随便问一句，关于他们寻找的那种动物……”

正喝着第三杯马丁尼的我刚说到一半，一个人便在我背后用温和且非常标准的英语问道：“打扰了，你是带领格林巴古救援队的约克上尉吗？”

我慢慢转过头去，只见一个男人微笑地站在那里。一股不可思议的不协调感瞬间向我袭来。这个男人看上去就像是生硬地镶嵌在这个世界中似的：略有些偏蓝的黑发，中性温和的容貌，既无法确定他的年龄，也无法辨别他的人种。他看上去拥有这个地球上所

①刚果首都金沙萨的旧称。

②T·E·劳伦斯(1888~1935)：英国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传奇人物。



有民族的特性。硬要下句定语的话,那只能说他是拥有所有血统的超级混血儿吧。

“是我。你是?”

“我是自由战地记者约翰·艾纳利。希望你能允许我和救援队同行。”

上尉紧紧地盯着他。非战斗人员的增加并不是他所希望的吧。

“真对不起,公车已经满员啦。你还是拿着票去等下一班车吧。首先,能给你许可证的不是我,而是乌干吉政府。”

“在这方面我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许可。”说着,他从旅行装的口袋里掏出了好几份文件,“格林巴古财团、美国外交部、乌干吉政府外务局等必要的文件。都是盖上了相关印章的。”他仍然微笑着说道——是一种几近透明的微笑,“但是我认为,得到当事人的许可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扭过头去。像这种一知道计划便能通过各种关系搞到担保的记者肯定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但这世界上我所认识的那些自由记者里,没有一个人长得像他,而且我也从没听过像“艾纳利”这么奇怪的名字。

“似乎是非得带你一起去了呢。格林巴古财团看上去似乎欠了你很多。不过我声明在先,这不是一般的游山玩水。一旦发生战斗,你就必须自己保护自己。能行吗?”

“没问题啊。”这男子轻松地答道,“危险就是我的职业呢。”

我似乎觉得在哪里听到过这句对白,接着我不由得轻轻地笑了起来。无论如何,增加一个伙伴总不是坏事。我可不是那种心胸狭隘的人。

3

次日凌晨,我们便乘坐武装吉普车和装甲车穿过热带雨林向北方进发。

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穿过这个国家南部的热带雨林便会进入山峦交错的高地。在我们的前方是一大片平缓的高原,再往东北一点的地方是连接尼罗河源头的湖泽地带,西北方则是一块块与沙漠接壤的干燥草原。我们的目的地是湖泽地带,这里是文明之光无法照耀到的中部非洲的最深处,也是未知巨大生物目击记录最多的神秘地域。生活在这种自然环境中的邦巴利族如此野蛮,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

我坐在第二辆装甲车的驾驶席上。随着离危险区域还远的那种安全感渐渐褪去,我的心情竟然莫名其妙地舒畅起来。我已经见过所有的救援队成员,无论是勃玛中尉率领的那一小队政府军精锐,还是约克上尉麾下的二十名白人雇佣兵,光是瞄一眼就知道他们很不好惹。从非洲众多战场上生还下来的他们可以称得上是地上最强的战争专家,即使是那些轻蔑地把他们称作“战争之犬”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例如,这位正抱着小口径卡宾枪坐在我旁边的休兰茨中士。从他那强健结实的身体上散发出精密机械所特有的气味。可以说,他其实就是一台拥有超高杀人效率的精密机器。

部队的装备也毫不含糊。约克上尉所乘坐的那辆领头的武装



吉普上装备了一挺二联装重机枪,每个人也都用轻型机枪、手雷等将自己武装到了牙齿,连我和坐在最后面那辆装甲车上的约翰·艾纳利也都配发了自动手枪。

聚在街道两旁的光屁股小孩们好奇地追在后面对我们挥动着手臂。在距首都不远的这个地方,你不禁会感觉这个国家仍处在数十年前的状态——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闻到血与硝烟的味道,内乱就像是在遥远的其他国家进行似的。休兰茨中士那紧绷着的嘴唇似乎也稍稍放松了些。

但是,这天下午,当我们穿过热带雨林进入高原地区后,部队的气氛立刻发生了变化。就像是闻到敌人的气味而全身紧绷的野狼一般,所有人都调整好了自己的姿势。我们已经踏入危险区域了。准确地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双方势力胶着的均衡地域——天平任何一点轻微的摆动都可能导致一方的毁灭。这里甚至可以说比敌境更危险。

为了获取情报,上尉掉转车头向最近的村落开去。这里就是前线了。不过,把这里称为“线”的话,似乎还不大恰当,毕竟,这块区域的纵深有十余公里。



4

这是非洲中部一个很普通的、以火耕农业和畜牧业为生的村庄。村庄正中央有个广场，广场四周则是用木头和泥块砌成的房屋。一大片由椰子树和巨型面包树组成的防护林把村子围了个严严实实，看来在北方肆虐的沙尘暴根本无法对这里造成太大的影响。

我们乘车进入这里时，村子里静悄悄的，仿佛没有一个人。而当吉普车的喇叭响起来后，人们都纷纷从家里走出来，前呼后拥地把车团团围住。你很难从这群营养不良的黑色面孔上读出他们的感情。

不一会儿，人群分开了，一个看上去似乎是村庄首领的老人领着一群女人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女人们都捧着一串串早熟的青蕉和烤羚羊腿等东西。

“你看，高级迎宾团啊。”

休兰茨中士靠着装甲车，端着枪对我说道，还顺势吐了口唾沫。所有人都下了车，并散开保护着车队。我听到上尉与村长用斯瓦希里语^①交谈着。村长不停地摇着头。看来，上尉很难得到他想要的叛军情报。

“真奇怪啊——那些饿鬼到底躲到哪儿去了呢？”休兰茨小声地念叨着。我也不由得观察着周围的村民。的确，根本看不到好奇心

①坦桑尼亚官方语言，在东非和中东非被广泛地用作交际语言。



极强的小孩和少女们。

休兰茨眯着眼睛仔细观察着村庄周围的那片树林。突然，他停了下来——虽然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实际上却绷紧了全身的神经。他慢慢地把枪端了起来，小声对我说道：“要开始了。不想受伤的话，就钻到装甲车下面去！”

突然，他开枪了。随着面包树树阴中发出一声惨叫，接着我就看见什么东西从树上掉了下来。霎时，枪声在树丛中和每家每户的房顶上“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

村民们全都四散奔逃开来，我也赶忙钻到了装甲车的车轴下面。吉普车上重机枪浑厚的发射声与轻型机枪清脆的“嗒嗒”声交织在一起，好几颗跳弹还擦过装甲车的防护板打进了我眼前的泥地里。我拼命地蜷起身体，好让自己变得更安全一点。毕竟我的工作可不是战斗，对我来说，“寻找”才是我的工作。

我现在只要好好趴在这里就可以了。这个村庄肯定早就受到了“污染”。看上去似乎敌人的武器只有来福枪。不过，有闲心来确认枪声疏密的人只有我一个人而已。

战斗戛然而止，如同开始时一样突然。广场上遍布从屋顶上掉下来的敌人尸体，树林也完全恢复了沉寂。我慢慢从装甲车下面爬了出来。我方的死伤似乎并不严重，医疗兵也早就迅速行动了起来。

上尉脸颊潮红，双眼闪动着兴奋的光芒朝我走了过来。看样子，肾上腺素的影响还没有退去。

“你抓机会拍照片没有啊？”

“发生得太突然啦。”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不管怎么说，你的运气可真好。在战场上，这可比什么都重要呢。不过，你那个同事就没这么幸运了——似乎是肩膀被打中了，你去看看他吧。”



顺着上尉指的方向望去，我看见了正在装甲车旁接受医疗兵治疗的约翰·艾纳利。在我朝他走过去的时候，我注意到勃玛中尉正低头注视着自己身旁的一具敌兵尸体。他极度厌恶地看着敌人的脖子。与他擦身而过的时候，我也好奇地看了看。原来，那是一串用人的大拇指做成的项链。在叛军中，这似乎是一种很普通的勋章。

当我靠近艾纳利的时候，不禁皱起了眉头。很明显，艾纳利和医疗兵正为了什么事情而争吵着。医疗兵注意到了我，转过头来叹了口气说道：“你这个伙伴真是顽固。如果不对肩膀的伤口进行处理，很可能会化脓。不过，如果从一开始这个家伙想找死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血从艾纳利的右肩渗了出来，不过看上去并没什么大碍——应该是擦伤什么的吧。他静静地注视着我。

“请对这个人解释一下吧。我的伤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认为根本用不着去管它。”

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耸了耸肩膀。这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我对医疗兵说道：“随他喜欢吧。也许他会点可以让伤口不化脓的巫术——要知道，这里可是非洲呀。”

当晚，队伍就驻在了村子里。当然，我们也布置了哨兵，以防备逃散的村民回来进行偷袭。

吃过简单的晚餐，我就去找艾纳利，我心里对这个神秘的奇怪男人充满了好奇，但无论哪里都找不到他。穿过侦察哨的时候，我发现连休兰茨中士都不见了。

不过，一会儿之后，我却看见了一副很奇怪的景象。我发现休兰茨中士在村外那片静悄悄的椰子林中生起了火，并架了个锅，正煮着什么东西。一开始，我还很轻松地以为他在炖肉什么的。

